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二十六回 空山步月遇聖僧

卻說駱宏勛遂在空山之上步來步去，祇見四圍並無一個人家居住，遠遠見黑暗裏有幾進房屋，月光之下也不甚分明，似乎一座廟宇。山右邊有大松林，其右一片草茅。轉身觀山左邊，就是鮑老住宅。前後仔細一看：共計前後一十七進。心內說道：「鮑老可稱為巨富之家！我昨日走了他五六重天井，還祇在前半截。昨日聞得他家長住者，也有一百四十二口，這些房屋覺乎太多，正所謂「富屋德深」了。」正在觀看之時，耳邊听得呼呼風響，一陣腥羶，氣味難聞。轉身一望，祇見一隻斑毛吊睛大蟲，直入松林去了。駱宏勛見了毛骨悚然，說道：「此山那裏來此大蟲？幸虧未看見我，若讓他看見，雖不怎樣，又費手腳。」未有片時，望見一人手持鋼叉，大踏步飛奔前來。駱宏勛道：「賊窠那有好人！此必剪徑之人，今見我隻身在此，前來劫我。」遂將兩把寶劍惡狠狠的拿在手中等候。及至面前一看，不是剪徑之人，卻是一位長老，祇見他問訊說道：「壯士何方來者？怎麼夤夜在此？豈不聞此山之利害乎？」宏勛舉手還禮道：「長老從何而來？既知此山利害，又因何夤夜至此？」那和尚道：「貧僧乃五臺山僧人，家師紅蓮長老。愚師兄弟三人出來朝謁名山，過路於此。聞得此山有幾隻老虎，每每傷人。貧僧命二位師弟先去朝山，特留住於此，以除此惡物也。日日夜間在此尋除，總未見他。適纔在三宮殿廟以南，遇見一隻大蟲，已被貧僧傷了。那孽畜疼痛，急急跑來；貧僧隨後追趕，不知牲畜去向？」駱宏勛方知他是捉虎聖僧，非歹人也。遂說道：「在下亦非此處人氏，乃揚州人，姓駱，名賓侯，字宏勛。」指著鮑自安的房屋道：「此乃敝友，在下權住他家，今因有故來此。」那長老道：「向年北直定興縣有一位駱遊擊將軍駱老爺亦係廣陵揚州人也，但不知係居士何人？」駱宏勛道：「那是先公。」和尚復又回道：「原來是駱公子，失敬！失敬！」宏勛道：「豈敢！豈敢！適纔在下見隻大蟲奔入樹林內去了，想是長老所趕之虎也。」那和尚大笑道：「既在林中，待貧僧捉來！公子在此少待，貧僧回來再敘說。」持叉又奔林中而去。駱宏勛想道：「素聞五臺山紅蓮長老有三個好漢徒弟，不期今日得會一位，真意外之幸也。」正在那裏得意，耳邊又听得風聲呼嘯，原來祇當先前之虎又被和尚追來，舉目一看：又見兩隻大蟲在前，一位行者在後，持了一把鋼叉如飛趕來。那兩隻大蟲急行，吼叫如雷，奔入先前宏勛躲身茅草穴中。駱宏勛驚訝道：「幸我出來，若是仍在裏邊，必受這大蟲之害。」祇見那位行者追至茅草穴邊，又桿甚長，不便舞弄，將叉一拋，抖個碗口大小拳頭，認定虎窩下一下打去，虎的前爪早早舉起。他復將身一縱，讓過虎的前爪，照虎窩下一拳，那虎「咯冬」臥倒，復又大吼一聲，後爪蹬地，前爪高高豎起，望那行者一撲；又轉身向左一撲，向右一撲，虎力漸萎，早已被那行者趕上，用腳踏住虎頸，又照胸窩下三五拳，虎已嗚呼哀哉！那行者又向茅草穴邊拾起鋼叉，照前刺去，祇見那隻大蟲又呼的一聲躡出草穴，往南就跑。行者亦持叉追之三五步，將叉擲去，正插入虎屁股之上。大蟲呼的一聲，帶叉前跑，行者隨後向南追趕去了。宏勛暗驚道：「力擒二虎，真為英雄！可見天下大矣！小小空山，一時就遇這二位聖僧，以後切不可自滿自足，總要虛心謙讓為上也！惜乎未問這位聖僧一下。」

正在贊美，又見先前那個和尚一手持叉，一手拉著一隻大蟲走將前來，道聲：「駱公子，多謝指引，已將這孽畜獲住了，駱公子請觀一觀。」宏勛近前一看：就像一隻水牛一般，其形令人害怕。遂贊道：「若非長老佛力英雄，他人如何能捉！」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！蒙菩薩暗佑，在此三月工夫，今始捉得一隻。還有兩隻孽畜，不知幾時得撞見哩？」駱宏勛道：「適纔長老奔樹林之後，又有一位少年長老，手持鋼叉追趕二虎至此，三五拳已打死一隻。」用手一指，說道：「這個不是！那隻腿已經中了一叉，帶叉而去，那長老追趕那邊去了。惜乎未問他個上下！」和尚大喜道：「好了！好了！他今也撞見那兩個大蟲，完我心願。」

駱宏勛道：「長者亦認得他？」和尚道：「他乃小徒也。」

正敘話之間，那行者用叉叉入虎腹，又桿擔在肩，擔了來了。和尚問道：「黃胖，捉住了麼？」那行者道：「仗師父之威，今日遇見兩個大蟲，已被徒弟打死了。可惜那隻未來，若三個齊來，一並結果了他，省得朝朝尋找。」和尚道：「那隻我已打死，這不是麼？」那行者道：「南無阿彌陀佛！虎的心事了。」和尚道：「駱公子在此。」行者道：「那個駱公子？」和尚道：「定興縣遊擊將軍駱老爺的公子。」行者忙與駱宏勛見禮。和尚道：「駱公子既與鮑居士為友，因何夤夜獨步此山？」駱宏勛即將與鮑金花比武變臉，越房隱避之事說了一遍，「欲待翻房回去，又恐金花醉後其心不休，故暫步於此山，待天明告辭赴杭。不料幸逢令師徒，得遇尊顏。」和尚道：「三宮殿離此不遠，請至廟中，坐以待旦如何？」駱宏勛道：「使得！」和尚肩背一隻大蟲，這行者又擔兩隻猛虎，駱宏勛隨行。

不多一時，來至廟門，和尚將虎丟在地下，腰內取出鑰匙開了門，請駱老爺到大殿坐下。黃胖將虎擔進後院放下，又走出將門前一虎亦提進，仍將廟門關閉。和尚分付黃胖道：「煮上斗把米的飯，白菜蘿卜多加些作料，煮辦兩碗。我們出家人，駱老爺他也不怪無菜，胡亂用點。」宏勛一夜來肚中有些饑餓，說道：「在下俗家，長老出家。在下尚未相助香燈，那有先領盛情之理？」和尚道：「此米麥、柴薪亦是鮑居士所送，今雖食貧僧之齋，實擾鮑居士也！」駱宏勛又道：「既蒙盛情，在下亦不敢過卻，此時祇得我等三人，何必煮斗米之飯？」和尚道：「這不過當點心。早晚正飯時，斗飯尚不足小徒一人自用哩。」駱宏勛道：「此飯量足見此人伏虎如狗也！」黃胖自去下米煮飯做菜，不待言矣。駱宏勛問道：「請問長老賢師的法號？望乞示知。」和尚道：「貧僧法名消安，二師弟消計，三師弟消月，小徒尚未起名，因他身長胖大，又姓黃，遂以「黃胖」呼之。」且不講駱宏勛同消安二人談敘。

且說余謙醉臥一覺，睡至三更天氣方醒，自悔道：「該死，該死！今日初至鮑家，就吃得如此大醉，豈不以我為酒徒！且大爺不知此刻進來否？我起來看看。」爬將起來，走出廂房。先進來時雖然有酒，卻記得大爺床鋪在於書房。房內燈火尚明，房門亦未關閉，邁步走進內室，空無一人，還祇當在前面飲酒未來；又走向內廳，燈火皆熄。驚訝道：「卻往何處去了？」回到書房仔細一看，見床上有兩個劍鞘，驚道：「不好了！想這鮑自安終非好人，自以好言撫慰，將我主僕調開，夜間來房相害；大爺知覺，拔劍相鬥。但他家強人甚多，我的大爺一人如何拒敵？諒必凶多吉少。」遂大聲吆喝，高聲喊道：「鮑自安老匹夫！外貌假仁假義，內藏奸詐，將我主僕調開，夜間謀害，速速還我主人來便了，不然你敢出來與我鬥三合！」他從書房外面吵到後邊。有詩贊他為主，詩曰：

為主無蹤動義膽，卻忘身落在龍潭。

忠心耿直無私曲，氣沖星月令光寒。

卻說鮑自安正在夢中，猛然驚醒，不知何故有人喊叫，忙問道：「何人在外大驚小怪？」余謙道：「鮑自安老匹夫，起來！我與你鬥他幾合，拚個你死我亡。」鮑自安聞得是余謙聲音，心中大驚，自說道：「他有個邪病不成？我進來時他醉後已睡，此時因何吵罵？」連忙起身穿衣，問道：「余大叔已睡過，如何又起來？」余謙道：「不必假做不知！我主人遭你殺害，不會不知，快些出來拚幾合。」鮑自安聞說駱老爺不知殺害何處，亦驚慌起來，忙把門開開，走出來相問。余謙見鮑自安出來，趕奔上前，舉起雙斧分頂就砍。正是：因主作恨拚一命，聞友著驚失三魂。畢竟鮑自安性命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